

# 家训无声

■李培

那段时间,爷爷还被取消了补贴待遇,家里的日子也渐渐紧巴起来。

“再困难,党费也得交!”即便生活窘迫到吃糠咽菜的地步,爷爷也要每月把党费按时放进一个他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铁皮盒子中。

靠着爷爷干农活和奶奶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一大家子的生活艰难维持着。1973年春节前夕,奶奶曾提出想临时借用爷爷积攒的党费,改善一下伙食,让孩子们过个好年,以后再补上。爷爷坚决不肯。

后来,爷爷忍痛卖了他之前因为作战英勇获得的奖励——一块缴获的名牌手表。换到钱后,他第一时间将当月要交的党费存入他的“党费账户”。余下的钱,奶奶只够补贴家用。那一年,全家的年夜饭没有一丁点荤腥。

奶奶对爷爷的固执极不理解。一个父亲,怎么连孩子们过节时这点愿望都不满足?爷爷呵呵一笑,说:“娃啊,就不能娇气。吃不得苦、受不了罪,以后怎么去当兵?”

1979年,爷爷恢复了党员身份。老单位多次提出要给爷爷补偿相关待遇,爷爷总是婉拒。爷爷说,自己能在战场上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怎么好意思再提条件,唯有以更加严格的标准不断鞭策自己,才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才对得起“党员”二字。

当年的7月1日,爷爷把积攒多年的党费郑重交给组织。“回归组织啦!”他高兴地喊道。陪爷爷去交党费的奶奶,至今还记得村支书的惊愕:在那段特殊的日子中,这位老党员一直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些党费是我这些年坚定跟着党的见证,只要党费在,就证明我从未缺席。”爷爷认真地说着。那一刻,奶奶也终于理解了爷爷攒党费时的固执。

1999年,爷爷被确诊为肺癌。住院期间,医生护士经常找不到他。全家人寻找了几回,每次都能在一个立交桥建筑工地找到爷爷。

原来,闲不住的爷爷发现工人们在施工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铁道兵工程师出身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便在工地上帮助工人们出点子、想办法。看工地人手不够时,他还会忍着病痛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考虑到爷爷身体不好,家人一开始还劝阻,可固执的爷爷哪里听劝,只要做完治疗,他总会来到工地进行义务劳动。再后来,家人便不再干涉,由着他去施工现场。年轻时的爷爷,冒着敌机轰炸,和战友们在朝鲜架设清川江大

桥。年近如同风中之烛的他,想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参与家乡立交桥的建设,家人们怎能再去阻拦?

爷爷没能等到立交桥建成,就去世了。家人们明白,那座立交桥凝聚了爷爷这位老党员对家乡建设的殷殷期盼。爷爷在世时常说,朝鲜战争时,吃了海上弱的亏,敌军人员、补给源源不断从海上开来……家里的子孙们,都去当海军,以后在海上赢回来!

在爷爷的影响下,1981年,姑姑考上了军校,毕业后一直扎根基层。服役30多年来,她上岛礁、下连队、进舱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海军官兵进行医疗保障。1993年,叔叔参军分配到北海舰队。服役期间,他参加了首次中俄联演等重大演训,并荣立三等功。2010年,我也加入了海军潜艇部队。也正是因为家人的这份军旅情怀、海军情结,海军官兵也成了亲人们的择偶首选,媳妇、妹夫也都是海军。和军校失之交臂的父亲,虽然未圆军旅梦,但坚守了近30年的征兵体检工作岗位。

而今,爷爷攒党费的故事和他的言传身教,都已经化作了无声的家训,将共产党员的品格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中。我知道,这无声家训一定会指引我们不断前行!一定会!

## 家庭秀

白云轻抚你的肩  
幸福吻上你的脸  
四颗音符在这里簇拥  
团聚的快乐起舞飞扬  
父母的期望在蓝天下  
军娃的幸福在云端上  
旗帜耀眼 彩旗飘扬  
祝福镌刻无名湖畔  
清风把心中的祝福传  
向遥远

段超配文

## 定格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西藏山南军分区无名湖哨所开展“边关战士心向党”系列活动,来队军嫂、军娃也积极参与。图为上士张俊奇与妻子儿女在活动结束后合影。

王旗红摄

## 家风

1979年7月1日,我的爷爷李传昌换上了他平时舍不得穿的老军装,郑重地向村党支部交了厚厚的一叠党费。那些党费,他攒了11年。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儿孙,那天,他获得了新生,以后“七一”就是他的第二个生日。

在那之前的动乱年代里,爷爷失去了党籍。爷爷不甘心脱离党组织,每到党的组织活动时,即便没人通知他或者被多次拒绝,他还是倔强地要去参加。他也会在家人认真地学党章、工工整整地写心得,哪怕没人再收他的思想汇报。看着他那厚厚一摞思想汇报,奶奶曾表示不理解。“这些思想汇报,让我时刻记着自己是个党员。”爷爷的回答坚定而纯粹。

后来,爷爷开始给奶奶和孩子们讲党史、讲军史、讲战友的英雄故事。他最欣慰的是,孩子们乐在其中,常常会追问故事里的细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孩子们平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更缺少儿童画册和故事书,爷爷讲的党员和战争故事让孩子们百听不厌。那些故事也陪伴了他们的童年,化作一颗颗梦想当兵的种子……



## 女儿画的全家福

■杨希圆 刘豪杰

## 家事

那次集训结业后,四级军士长陈庭俊没有告诉家人他即将回家的消息。他赶在大巴车出发前的半小时,跑到超市,认真挑选了大女儿最喜欢的水彩笔,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里。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家人,陈庭俊高兴极了,途中不止一次拿出那枚刚获得的“优秀教练员”奖章,擦了又擦。回家的路程尽管只有两个小时,他还是觉得很漫长。

车还没停稳,陈庭俊便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往窗外一瞧,原来大女儿小洁不知从何时追在大巴后面,边跑边喊“爸爸,爸爸”。陈庭俊吓了一跳,连忙探出窗外大喊,让她站在原地不要动。

陈庭俊背上背包匆忙下车,小洁像欢快的百灵鸟一样扑进陈庭俊的怀中,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妻子抱着小女儿雅洁站在不远处,微笑着望着父女俩。陈庭俊抱起小洁,大步走向妻子。随后,他牵起妻子的手,一家四口往家里走去。

“你们怎么知道我要回来?”陈庭俊一边陪两个女儿在沙发上玩耍,一边和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闲聊。

“小洁病好了之后,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就会趴在窗户上看,如果刚好是军车大巴,她就会高兴地喊着是不是爸爸回来了,然后下楼去看。”

陈庭俊疼爱地摸了摸小洁的头,心里一阵苦涩。集训期间,小洁突然发高烧。妻子既要照顾生病的小洁,又担心襁褓中的小女儿无人照顾,急得在电话里向陈庭俊哭诉。那时候,陈庭俊担任集训队的教练员,集训即将结业,陈庭俊还有一项重要的课目没教完。在这个节骨眼,自己能离开吗?

第二天,操课间隙,陈庭俊拨通妻子的电话。得知小洁的病情好转之后,他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电话那头,同时传来了小洁虚弱的声音,说他想他了,问他怎么还不回家……

回想起这些事,再看着女儿脸上灿烂的笑容,陈庭俊越发觉得愧疚。

“爸爸给你带了礼物,喜不喜欢?”陈庭俊拿出水彩笔。

小洁兴奋得手舞足蹈,把盒子紧紧地抱在怀中,开心地跑进了卧室。

“你倒是买对了礼物,解决了我的难题。”妻子从厨房里走出来,坐在陈庭俊旁边说道。小洁痊愈后,她的好朋友来家里看望她,一起玩耍时,看见小洁有几盒水彩笔,便想要一盒,小洁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那是陈庭俊以前送给小洁的生日礼物。等小洁发现被送出去的水彩笔是自己最珍贵的那一盒时,难过了很久。

陈庭俊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是又忍住了。看了看卧室里正在画画的女儿,又看了看身边抚摸奖章的爱人,他还是向妻子道出歉意:“对不起,亏欠你们母女太多了。”

“用不着道歉。”妻子扬了扬手中的奖章说,“这是对你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这是最好的回报。”

那次回家后,没过多久,陈庭俊随部队前往高原执行任务。当他告知妻子自己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时,妻子沉默了。良久,她说道:“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家里不用操心。”小洁知道自己可能很久都联系不到爸爸的时候,哭了很久。

离家那天,陈庭俊起得很早。他轻轻推开小洁房间的门,看见桌子上

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画,一家四口手拉着手,在阳光下笑着,背后是盛开的鲜花。那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涂着一堆墨迹。画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爸爸要走了,他不要小洁了,爸爸坏,小洁也不要爸爸了。

沉默了一会儿,陈庭俊抹了一把模糊的双眼,把这幅画贴身收好。最后,他环视了一圈温暖的家,掩门离去。

一路跋涉,过了很久,陈庭俊和战友们才抵达点位。这里海拔很高,距最近的城市近千公里。

那天,陈庭俊申请前去运输后勤物资。除了完成战友们交代的“任务”,他还有一些“私心”。单位暂时还没有网络信号,装接点的网络极其珍贵。物资对接完毕之后,陈庭俊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纸条:给战友家属打电话报平安,小刘皮肤病犯了需要买硫磺皂……这些事办完之后,也到了返回的时间。他连忙拨通妻子的视频电话。

“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准备的维生素我每天都吃,衣服也穿得暖暖的。高原反应没有那么多严重,你看我还能跑,还能跳,不要担心。”陈庭俊一边和妻子开着玩笑,一边刷屏,想把这短暂的温馨存下来,留给以后慢慢回味。

妻子说道:“小洁发现你把画带走以后,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哭着想和你道歉,说她不是有意把你涂掉的,背后写的字也是气话。她当天又画了一幅,但你自己已经出发了。看到了我就把它挂在客厅里,希望她会开心些。”

挂了电话,陈庭俊忽然觉得,高原的天空格外蓝。

## 烽火家书

1928年,25岁的王孝锡参与组织旬邑起义,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2月29日深夜,王孝锡自知敌人不会放过自己,给父母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遂五遗书

纵有垂天翼,难脱今夜险。问苍天!何不行方便?驭飞龙,驾慧船,撒我直到日月边。取来烈火千万炬,黑暗世界,化作生烟。出铁笼,看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把家骨肉齐抛闪。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玉体,度残年,尚有一兄三弟,足供欢颜。儿去也,莫牵连!

第二天清晨,王孝锡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慷慨就义。

这封字重千钧的家书成了他生命最后的诗篇,彰显了一个即将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和家国情怀。

王孝锡,字遂五,1903年出生,甘肃省宁县人。1925年,王孝锡在自己的家乡宁县太昌镇成立了甘肃第一个“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为宁县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1926年,王孝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前往兰州开展工作,改组中共甘肃特支,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1927年8月,当革命处于低潮和白色恐怖之时,王孝锡以中央西北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宁县太昌,成立了中共鄯(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任支部书记,从此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8年春,王孝锡领导旬邑起义,并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渭北支队。因占优势之敌的反扑和叛徒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遭到摧残。但失败和挫折并没有使王孝锡屈服,他从旬邑起义中看到了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为广大工农谋解放。

他曾热情赞扬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出现的“议案一决凛冰霜,红军奋臂赴沙场,贪官污吏尽丧胆,绅豪地主如亡羊”的革命形势,表示了“挽救工农登仙阶,努力实现苏维埃。生平浩气终难泯,革命史上第一页”的坚强决心,发出了“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的铮铮誓言。

王孝锡的家书,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人格、理想、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他还要“驭飞龙,驾慧船”,到日月边去,把这黑暗的世界化作生烟。

透过这封家书,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高贵灵魂。说不眷恋人间是假,只有25岁的王孝锡在生

# 看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

■赵宏春 许震震

命的最后一刻,思念亲人,尤其是风烛残年的父母,希望父母不要为自己伤悲,保重好身体。明知告慰父母“休把儿挂念”是徒劳的,但他依然义无反顾,英勇赴死,一句“儿去也,莫牵连!”充分展现了王孝锡在革命事业与亲情孝道之间做选择时的大义凛然与从容不迫。

王孝锡短暂的一生是坚守初心、艰苦奋斗、坚贞不屈、对党忠诚的一生,是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播火、战斗的悲壮一生,他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精彩篇章。

## 黄馍馍“粽子”

■石良玉 张佳琦

## 岁月有情

离家从军时,老黄已为人父,妻子杏儿给他和儿子用粗粮和面、野菜做馅包了几个饺子,捏了一块月饼,煮了一碗汤圆,裹了一只粽子。她说:“这一年到头着不了家,我便一股脑儿给你吃上,这样你就不想家了。”

黄馍馍早已干硬。老黄这个多苦多累都不怕的汉子,在战友们面前,捧着粽子哭了。他吃完“粽子”,用粽叶小心翼翼地把新出锅的馍馍,又用线缠起来装进了挎包里。

那年,老黄的父母同时患上了肝癌。除了妻儿以外,老黄还有一对年纪尚小的弟弟和妹妹需要照顾。恰逢部队下乡征兵,为了养活这一家老少,老

黄决定参军。临走前,他对杏儿说:“如果你要嫁,我不怪你。”

“我等你回来。”杏儿含泪说。春去秋来,老黄和杏儿的书信攒了一大摞,儿子也一天天长大。

“妈妈,有个解放军叔叔来啦!”一天,老黄捧着糖果回家探亲,站在家门口望着儿子陌生而崇拜的目光,有道说不出的心酸。

“心服吧。”

“我放不下部队。”

“好,那你安心当兵,家里有我。”简简单单的“家里有我”,杏儿便一人拉扯着老黄的弟弟妹妹和儿子生活,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缝衣做鞋。两地相隔,老黄在边关一守就是15年,杏儿这一等,也是15年。老黄每一次探家,都会吃上“一整年的团圆饭”,走的时候再带上一只黄馍馍“粽子”。因为杏儿说过,这样就不会想家。

那年,老黄从部队光荣退休,杏儿也终于等到了迟到的陪伴。

2020年6月,杏儿在老黄的呵护下幸福地离开了。墓碑前,老黄穿着老军装。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只黄馍馍“粽子”放在墓前,对一旁的儿子说:“你妈说过,这样,就不会想家了。”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